



龚滩

重庆火锅赋

盛筱华

天下火锅，分门别类。溯其渊源，众说纷纭。何为正宗，考据乏力。时代久远，又在目前。君若有需，片刻可吃。三更可下肚，五香顿开怀。若麻辣不谙，易张口结舌。而乐此不疲，又口角春风。个中滋味，惟人自知。然得一城人之乐道，全域民之乐见，国内亲友之叹服，国际宾朋之盛赞。其席卷之势，水井之词，口味之多，性情之率，天下一锅，凡圣同乐，唯重庆火锅是也！

重庆火锅，传说太多。驰名中外，放眼世界。川道拐下，珊瑚坝上。石板坡长，窄房巷深。牛羊下水，新鲜煮沸。众所周知，此不啰嗦。

好个重庆城，山高路不平。两江水又深，收渡阻官民。茶马必经此，行程多愁云。途多么店子，热汤快活林。被迫歇一晚，乘船等天明。重庆形胜，两江相汇。行舟浪急，车马分立。山重水复，道险路曲。坡陡沟危，仰仗脚力。茶马往来，商旅途疲。宋元明清，货殖融金。川黔桂滇，此路必经。水陆渡口，茶马要津。海棠溪至储奇门，黄葛渡到南纪门，千厮门对保定门，两江无桥太劳神。一遇收渡，望河止步。困苦折磨，交易江河。黄桷垭口山路滑，南上北下手脚爬。行商往来做生意，小摊细店开遍地。码头兴文化，谢市闹龙宫。麻辣油汤飘盐菜，招待纤夫搬运工。小吃打尖，沿途街边。置酒道旁，黑夜白天。肩挑火炉煮道子，手提火锅数竹签。依要津，伴路客。耐风霜，经雨雪。任尔烟雨蒙蒙，独行苍茫。或者匆匆而至，辘轳饥肠。滚烫一锅热情，定让峰回路转，千饥百寒俱无，身心喜悦难忘。

洗心革面，辈辈起棚搭灶；脱胎换骨，代代烧锅垒屋。两江四岸，四面八方。百舸争流江中，火锅飘香滩头。荤腥素食连锅闹，鲜香脆嫩好舒服。鸡鸭鱼肉，家禽野兽，放入火锅汤侍候。传统火锅牛油浓，皆大欢喜生意红。百年中几多易牙调羹，琼技益寿；每日里全是孟尝饱客，嘉宾逢春。门庭若市，由于童叟不欺。店小户多，原在供需有益。观野烟，嘉陵水入长江。闻车鸣，大桥飞架南北。龙吟虎啸改革起，狮象朝拱开放来。张张桌上秀色鲜，铺铺锅中风光现。

抒发色香麻辣雅，点拨甘脆辣味浓。江西人不怕辣，湖南人辣不怕，四川人怕不辣，到贵州全扒下，不如重庆火锅试一下，麻辣让君不说话。双重喜庆大开怀，不吃火锅您白来。重庆不仅辣，关键麻在里面包着辣。辣不辨方向，麻不知故乡。麻辣已在七星以上，味蕾忘却三鲜是谁？但凡外地归来，口感索然无味，直到火锅之后，才有回乡之魂。

自古民以食为天，食之于人大哉！香油碟、干蘸碟、麻酱碟，自己所爱容光焕发之碟，添油加醋随心所欲之碟；麻辣味、回甜味、泡椒味，大众所喜热血沸腾之味、伤心流泪欲罢不能之味。调料尽其用，勾悠悠众口；食品尽其才，兑芸芸众生。虽人多口杂，南腔北调，但异口同声、赞不绝口，惟有重庆火锅。

往昔九宫格，拼凑一桌客。相互不认识，菜肴各自吃。话可说，亲莫攀，关键筷子莫乱翻。有幸同座碰杯酒，各自吃来自各自。而今生得阔，一人嗨一桌。也有一人小汤锅，锅底放料自己说。畅饮约中原，舒怀自得其乐。如遇不顺火锅消，红红火火运气骄。如果朋友多，每周吃几锅。如果胃口好，天天不消。烫完盘中解口馋，吃光锅里谢人情。众人团聚，和衷共济。围炉夜话，雅俗共赏。

一壶酒开庆相聚，九州客来话生意。杯酒言欢，共克时艰。酱香、浓香，遇火锅如汤。白酒、黄酒，拜麻辣为首。啤酒火锅扎堆，红酒孰是孰非？老荫茶、苦丁茶，常伴火锅喝几扎。而今饮料多如毛，冷热罐装和现榨。靓妹很少呷饮料，帅哥烈酒淡然笑。吃联系、喝心意、烫感觉、谈快乐、留微信、过生活。

长江红尘滚滚来，渝水白浪悠悠翻。两江气象，鸳鸯火锅；渝州乾坤，凤凰金山。炆炒焗炸，他人煎；炖煨煲熬，自己煮。四时南北大菜，一锅东西小餐。初心不忘，牛骨牛油麻辣鲜香传统味；与时俱进，海货海产荤素清脆新气派。

览重庆火锅之美分，天伦之乐，地主之谊。有条有理，无忧无虑。雨后春笋，天下风味。群星闪烁大地，区县景色璀璨。桥头百年老字号，有口皆碑香牌坊。鸳鸯锅、子母锅，回转小天鹅火锅。千人同锅德庄烫，天下第一大火锅。酸香、椒麻，火锅清华。味清、香深，武陵山珍。巴倒烫、一盏灯、全牛火锅吃全身。大队长、老船夫，弄潮江河亮明珠。外婆桥、莺花渡，火锅香喷多少户。南滨北滨长滨路，五一五二隔壁做。居家屋里弄火锅，买包底料随便搁。一四一、刘一手，老厂新街处处有。巴人、秦妈、苏大姐，连锁店堂太多也。南山、骑龙、临江门，排队等候太多人。不论坡坎坎，比比皆是；不管洞洞坝坝，罗列不尽。砂锅钵钵火，瓦罐煨芳薪。水煮鱼、千姿百态；烧鸡公，五光十色。

岁通改革盛世时，时逢直辖十年。龙抬头，二月初，中国火锅渝定都。兼容并包排老大，重庆火锅煮天下！就餐人数众多、餐饮规模盛大。民俗风情浓郁、文化积淀深厚。菜品种类齐全、品位层次丰富。百折不挠，御膳香飘，观规模之大小，可以知事业之高昂。察德泽之浅深，可以知门祚之久暂。有数串、有星级，旧传统、新经历，重庆火锅好神奇。

步起渝州闻喜讯，店开天下迎曙光。火锅菜味家常，毛肚黄喉鸭肠。腰花牛肝马肺，还需素菜搭配。小吃品种也多，注意地区口味。菜品多易搞混，一次少点几份。胃口小弗轻率朝三暮四，朝秦暮楚；肚量大亦慎重得寸进尺，得陇望蜀。春夏秋冬菜，做精家常菜，家常菜就是稳当菜，因为吃家常菜者最多；东西南北人，做好本分人，本分人终是快活人，所以做本分人者不少。

眼无俗障，千劫尚存；足起青云，百年自在。道有大道，德有玄德，但见道德不是一般修；业在精业，务在实务，可知业务必须万分经营。普虑事精详，还坚守诚信照我；已存心方便，再留些余地顾客。人品高，常将利字看破。事业大，总把贪字丢开。道德兼备能正直，正义正理直气壮！立重庆于足下，指宇宙于席间。调海角晨曦，烹天涯晚华。先入为主，还要温故知新；后继有人，更需继往开来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)

龚滩

你晓得怎么得名吗？

姜孝德

作为风景区，龚滩可以说是名扬中外，特别是大画家吴冠中给龚滩画的几张画亮相之后，加上他那篇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散文《风光风情说乌江》，让龚滩迅速蹿红！从那以后，研究龚滩得名原由也成了热门。

龚滩，地处重庆酉阳的万山丛中，最早叫龚湍。这个地名是古人记录洪杜县的时候顺便记录下来的。那么，龚湍又是怎么来的？估计就少有人知道了！

其实，我们做地名研究的，总希望追问到底，总希望了解更多，这样破解地名的成功率会更高。下面，笔者搜罗了四种主要说法，逐一推敲，得出结论，供大家参考。

龚滩曾名琦塔滩

龚滩曾名琦塔滩，这应该是我们听到的最奇葩的名字。

“琦塔滩，滩名。在四川省酉阳县西，乌江中。一名龚滩。”（《中文大辞典》第22册）

“龚滩在府城北二百五十里，一名琦塔滩，乱石横江，涛险十余里。”（《大清一统志》）

“思南府北三百五十里为龚滩，洪涛汹涌，声震如雷，长十余里，惟轻舟始得济。”（《方輿纪要》）

龚滩什么时候叫琦塔滩？是在龚滩之前，还是之后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
龚滩因龚姓人得名

因为这里的江流特别的湍急，滩边有龚姓人家，因而取名叫龚滩。

1. 湍与滩音近，龚滩叫久了，就变成了龚滩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故意把龚滩叫成龚滩。

2. 明万历年（1573年），龚湍背后的凤凰山发生山崩，好些巨石堕落到江中，从而形成了“断魂滩”。滩长400余米，水面落差4米多，《酉阳县志》描述说：“大江之中，横列巨石，大者如宅，小者如牛，激水雷鸣，惊涛雪喷。”水急滩险石头多，已经让人欲哭无泪了，更凶险的是：江流在这里突然折断，下跌1米多，形成一个大水坎——重庆主城区的船工称这个叫“龙杠”，相当于江流直接下了一步1米多高的梯坎。因为这次山崩，龚湍变成了龚滩，并且是要命滩。

龚滩源于共姓人

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，龚滩得名并不是因为龚姓人，而是“共”姓人。此说绝对会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。

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说，巴国“其地东至鱼复，西至樊道，北接汉中，南极黔涪……其属有濮、賈、苴、共、奴、獯、夷、蜃之蛮。”这些就是古代巴国境内的八个少数民族。有专家说：“共人的分布，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20载，唐麟德二年（公元665年），移洪杜县于‘龚湍’，即今重庆酉阳之‘龚滩’。共在古文献中与龚相通，故‘龚滩’因为共人所居而得名。”（《重庆历史与文化》）

然而，共人的资料太少，我们只能知道一些大概。“共人的经济生活，由其来源及其居于峡江的情况可知，

以水居捕鱼为主，而辅以粗耕农业。”（段渝《四川通史·卷1·先秦》）

龚滩的龚姓人说，他们原本姓共，后来不知怎么成了罪人，于是在共字之上加了龙改成龚。“龚，其先共氏，避难，加龙为龚。”（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）

其实，完全不需要编故事，共与龚在古代是互通的。被龚姓人奉为祖先的共工，就被人写作龚工。

“龚工氏之子曰句龙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五帝》）“蔡墨曰：‘共工氏有子曰句龙，为后土。’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）

苗族《龚氏族谱》有一句话：“吾母族龚姓，肇自共工。”龚滩四周好多个龚氏族族谱都有这样一句话。

四 龚滩即大滩

有研究者认为，龚滩因龚姓而得名，是编造的。他们举例说，晚清到民国年间，龚滩流行一首歌谣，“上街莫打冉，打冉上不得坎；下街莫打罗，打罗下不得河。”也就是说在龚滩，坡上的冉姓人莫惹，河下的罗姓人惹不得，根本就没有听到过龚姓人强大的说法。

在龚滩起源众说之中，有一说法颇为别致——“无论过去和现在，这里姓龚的人家都不多，显然龚滩不是以姓氏命名，而是对‘龚’字另有解释。‘龚者大也’，所以龚滩就是大滩。”（《重庆深度游 FOLLOW ME 全新第3版》）

龚滩是大滩，不假。但是，说“龚者大也”，这个证据就要找死人了。为了找到证据，笔者把专门研究有大义的《释大》都找来读了，176字中，没有龚。

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意外地找到了通道：《左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有句话叫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”文中的“共”字正确的翻译就是“大”。共，通洪，洪者“大”也。

“龚=共=洪=大”，即便我能疏通，但我也不能认可这种说法，不流畅。

五 倾向第二种说法

不论龚滩是来源于共姓还是龚姓，他们对这方土地的影响，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

重庆历史学家邓少琴说：“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20所载，唐麟德二年（公元665年），移洪杜县于龚湍，即今重庆酉阳之龚滩是也。其他初称之曰洪，既名共，又称龚，在巴之南鄙，皆同出于共字之发声而字形有异。金文作𠄎，声亦相同也。”（邓少琴《巴蜀史稿》）

他的意思是，洪杜县之洪、龚滩之龚，都源于共人之共，只是记录的用字不同而已。他还专门解释龚滩得名说：“或以其地曾为龚人居住，就称它叫‘龚’，‘共’应即为‘龚’字”。

持此种观点的似乎不止邓少琴，另一位重庆历史学家董其祥在解读“龚”族人时说：“秦汉时，板桓蛮七姓之一，或称共。”论及龚滩，他说：“或其地曾为龚人居住，因此而得名。”（《重庆地理沿革简志》）

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岳在研究阿蓬江时也曾说：“蓬江由此入乌江，蓬即洪之转音……这些地名，都与巴西安汉和垫江、夔州、武陵等地的龚人分布有关。”（《南蛮源流史》）

今日之阿蓬江，古代曾名洪渡溪，或可证明他的这种观点的正确性。

文中多次涉及到洪渡溪、洪杜县，“洪渡”何意？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？感觉它与龚姓人家有着某种联系。笔者试着在互联网搜索了一下，找到好几个以“洪渡”命名的地方：贵州沿河有洪渡镇，距离龚滩直线距离约12公里；重庆南川有洪渡村，距离龚滩直线距离约105公里；重庆酉阳有洪渡村，距离龚滩直线距离约13公里……

最后，笔者想说——龚滩，真的起源于龚姓人家！

(作者系重庆江北区文化馆退休职工)

